

文化视野下乡村旅游的理想

陶玉霞 (河南师范大学社会发展学院, 河南新乡 453007)

摘要 乡村旅游应该给旅游者一个精神的家园, 在旅游中实现心灵对于自然生命本原的回归; 乡村旅游的构建就是精神家园的重建。发展乡村旅游不仅是一种发展经济的手段, 更重要的是构筑乡村田园理想的契机, 它首先不是体验和感悟, 而是构筑乡村“山水画、田园诗、文化歌、生活曲、梦幻情”之人类栖息地的梦想天堂。

关键词 文化视野; 乡村旅游; 终极目的; 理想

中图分类号 F590.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0517-6611(2008)13-05678-02

Ideality of the Construction of Agro-tourism from View of Culture

TAO Yuxia (College of Social Development, Henan Normal University, Xinxiang, Henan 453007)

Abstract The hometown of spirit should be given for travelers in agro-tourism, which brings the travelers into the natural life in the tour. The construction of agro-tourism is the reestablishing of the spirit homestead. The development of agro-tourism is not only a means to develop economic, but also a chance to build country garden even more. It is not experience or sentiment above all but the construction of mankind's dream habitat about landscape, pastoral, living, laud, dream etc.

Key words View of culture; Agro-tourism; Ultimate objective; Ideality

1 旅游的终极目的及可持续旅游发展

1.1 旅游的终极目的 旅游的终极目的取决于旅游的根本需求并表现为旅游动机, 同时又规定了旅游发展的基本模式。旅游动机的产生从根本上来说是出于文化审美的需要, 正如冯乃康所说:“旅游的基本出发点、整个过程和最终效应都是以获取精神享受为指向……旅游不是一种经济活动而是一种精神活动, 一种综合性的审美活动, 这种精神生活是通过美感享受而获得的。因此, 旅游又是一种审美活动, 一种综合性的审美活动。”^[1]

很显然, 旅游的终极目的是审美诉求的实现, 是以主体的情感愉悦与精神满足为旨归的。孔子的学生曾点描述自己的志向:“暮春者, 春服既成, 冠者五六人, 童子六七人, 浴乎沂, 风乎舞雩, 咏而归。”孔子欣然叹曰:“吾与点也。”(《论语·先进》) 众庶无论老幼都能随性而“游”, 是他心目中理想的社会境界和人生境界, 他们幻想通过“游”能从肉欲的压抑与物质的束缚中解脱出来, 在自由自在的心境下, 充分地享受生命和自然之美。“‘游’标志着一种中国人对于人生的诗意领悟, 一种中国人的理想人生境界与审美生存方式。”^[2]

就现代旅游的目的来看, 约翰·A·托马斯提出18种旅游动机, 罗伯特·W·麦金托什提出4种基本旅游动机等; 但从根本上都无外乎积极的愉情悦性、探新求异、自我拓展之审美诉求和消极的通过愉情悦性的忘我审美过程达到彻底放松从而逃避紧张现实的目的两种情况, 其终极目的在于通过“游”而从物质的束缚与精神的压抑中解脱出来, 在自由自在的心境下充分地享受生命和自然之美, 这一点与上文观点一致。由此可见, 旅游作为一种得以超越物外获得精神自由愉悦和解放的生存技术手段自古而然。

1.2 可持续旅游发展之文脉 旅游的终极目的同时又规定了旅游发展的基本模式——可持续旅游发展, 这并非一种时尚的理念, 我们的先人自古就提出了这种思想——天人合一

的观念。

老子追求“复归于朴”, 回归自然、与大地亲和为一, “复命曰常, 知常曰明”(《老子·十六章》)。孔子向往人乐天和, 回归自然, 主张“钓而不纲, 弋不射宿”(《论语·述而第七》), 体现了对野生动物的保护, 对自然生命的珍爱。庄子认为“天地有大美而不言”(《知北游》), 而“天地固有常”(《天道》), 人与天地万物和谐统一。荀子认为, 人类是自然的一部分, “万物各得其和以生, 各得其养以成”(《天论》), 主张人与自然和谐相处, 实现天人合一。“天人合一”是人类启蒙时代的自然观和人生观, 是对“人与自然”关系认识的理论精髓, 不仅将自然视为审美对象而欣赏向往之, 并且认为天人是统一的整体而要求人们遵循自然规律并利用规律以寻求发展; “天人合一”不仅是一种观念, 还是一种方法论, 意味着人与自然的和谐生存, 意味着生存的可持续发展, 是中国文化的终极归宿和最高理想。

1990年加拿大旅游局将可持续旅游发展定义为应当能“导致以一种方式管理所有的资源, 在这种方式下, 在维持文化完整、基本生态进程、生物多样化和生命支持系统的同时, 可以满足经济、社会与审美的需要, 能为今天的主人和客人们提供生计, 又能保护和增进后代人的利益并为其提供同样的机会”。这一定义于1993年被世界旅游组织所接受。在此, 我们还应该看到, 可持续旅游发展不仅是一种价值取向, 是一种理性的社会伦理观念, 而且应当能“导致以一种方式管理”, 即可持续旅游发展是一种方法论, 我们的古人也一再强调过这一点。“可持续旅游发展”的终极目标是以人为本的可持续发展, 其着重点应在“旅游环境”的持续发展, 因为旅游业之为一种经济性产业只是作为促进经济发展的一种短期手段, 它在18世纪产生, 比旅游活动的产生晚得多, 并且随着社会的极大发展终将消亡, 而旅游活动及其所要求的旅游环境在将来的人类生活中则永远不可或缺, 并且人类对其质量要求将逐步提高。

再者, 现代的可持续旅游发展着重强调的是实现旅游的代际平衡, 往往避而不谈另一重要方面——旅游的空间公平问题——包括社会阶层方面的社会公平, 二者不可或有偏废。特别是在此探讨乡村旅游, 旅游的空间公平或社会公平

基金项目 河南师范大学2007年度青年科学基金资助项目; 2007年度河南省社科联调研课题(SKL-2007-2022)。

作者简介 陶玉霞(1972-), 女, 河南浚县人, 讲师, 从事旅游学与旅游文化的教学与研究。

收稿日期 2008-02-29

问题尤为重要。乡村旅游在旅游业实践中是乡民(基于乡村这一地域空间的居民——而今他们已不是纯粹意义上的农民)籍自己赖以生存、生活、生产的地域环境为城镇居民提供旅游服务,目的是经济意义上的“旅游脱贫”,但在文化意义上对于乡民来说是不公平的。在乡村这一地域空间,乡民只是作为经济和物质设施方面而不是精神文化方面的目标受益者,这就意味着乡民在物质文化等方面的受益权永远落后于城镇居民,即使当乡民在处于主动优势的乡村旅游中也是如此,那么,在此探讨乡村旅游的可持续发展对于乡民而言就是一种集体无意识的歧视。

2 乡村旅游的理想

2.1 田园诗与人类的精神家园

“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恬适安逸,“梅子金黄杏子肥,麦花雪白菜花稀”的烂漫优雅,……一首首田园诗营造着华夏人世世代代的精神家园;乡村——闪耀着中华五千年农耕文明的光彩,充满着华夏绚丽的历史气息,它是我们心中永远的“世外桃源”和对生命本真的意想……这是人类心灵的一种乡土情结,文化人的一种田园情结。

著名心理学家荣格在其“情结理论”中指出:导致人形成情结的真正原因是“集体无意识”,这是一种“人从他祖先那里继承来的意想”,即一种种族化的原始意象^[3]。中国人的“乡土情结”和“田园情结”正是中华民族集体无意识在心理上的体现。中国的农耕文化源远流长,从商鞅的“垦草”农耕思想到“重农抑商”、“耕读为本”、“男耕女织”,农耕思想代代相传,历经数千年的浸润,形成了中华文明和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乡土文化。同时,一代代文化人在仕途宦海辗转漂泊的艰险劳顿中时时渴望能在文字或现实中寻求一处栖息心灵的净土,于是世代旅顿的心灵深处就积淀了温润浓重的田园文化。田园文化在现实中附着于淳朴未开的乡土,凝盈了许多人内心深处根深蒂固的乡土田园情结,这种情结正是一种心理定势、行为范式和精神信仰,它潜伏在一代代中国人身上,这正是驱动着旅游者到乡村去旅游的根本动机。

2.2 乡村旅游的目的与理想

我们向来认为,乡村旅游是依托农业资源、乡土风情、农事活动、田园生活,以满足因工业化、城市化的弊端而造成身心疲惫的人们“回归自然,返璞归真”的向往,给当代旅游者以田园诗画般的生活,给乡村旅游地带来经济社会效益,使农民与市民通过旅游及相关环节的交流,破解城乡经济社会、思想观念和生活方式的二元结构的一种旅游方式。那么,乡村旅游究竟寄寓了怎样的理想?

在现代社会,看得见手艺人、商人、政治家、文学家、思想家,却看不见人。德国哲学家海德格尔说:“每一个个体被困窘在一种专业范围内,而在这个范围内根本不能叫灵魂生存。在这个民族里,没有任何神圣的东西是不被亵渎的,不被贬为可怜的随随便便使用的东西的。”现代人的无家可归感,就是由于技术把人从大地分离开,把神性感逐出了人的心房,冷冰冰的金属环境取代了天地人神四重结构的天地。

人生活在一个异化的世界,人与自然分离,人的价值生存与技术文明分裂,人通过百般努力所创构出来的东西,却是与人自身的神性本质相异的东西。又说:“现代人被逐出了故乡,即使留在故乡的人也没有了家。他们一天一天一小时一小时地被电视广播吸引着,一周又一周的电影又把他们带到既不寻常却又习以为常的想象的领域,这是一个伪装出来的世界,根本就不是世界。随手拈来的画报,现代的通讯工具挑动着人,折腾着人。所有这一切比那种围绕着农家院落的自家田园离人还要近得多,比天地之上的天空、比昼夜运转的时间、比村庄的风俗离我们都近。”^[4]

我们现代旅游的开发和研究更多的是张扬旅游的经济和物质属性层面,它的本质层面——社会属性往往成了一种外包装。实质上,在乡村旅游中,包括在将来任何形式旅游的深层意义上,人们将更加注重的是精神的回归。庄子认为,人生的意义不在于生命价值的实现(社会性),而在于个体精神的自由的实现(自然性)。对因于现代技术文明而找不到“故乡”归途之路的现代人来说,这样一种自由正是对故乡的复归,是精神家园的重建,是对“根基持存性”失去的避免,是在审美境界中实现对生命困境的超越从而获得精神的升华。

现代人被逐出了家园,人们渴望回到久违的家。“乡村旅游与其说是在‘乡村空间’里旅行,还不如说是在‘乡村概念’中旅游”^[5]。那么,基于乡土田园情结的诉求,我们的乡村旅游应该给旅游者一个精神的家园,在旅游中实现心灵对于自然生命本原的回归;乡村旅游的构建就是精神家园的重建,这是一项浩大的工程,远非所谓吃农家饭、住农家院、享农家福……之农家乐旅游发展模式。同时,被现代社会异化的人也并不仅仅是城镇居民,现代的新型农民同样是现代社会和现代精神异化的对象,只是二者被异化的程度和层面不同;乡村旅游环境的建设不仅仅是为城镇居民服务,它首要的目标应该是乡村建设为乡民——构筑现代农民的理想田园,首先是构筑乡民的精神家园,其次才是为城镇居民提供心灵栖息地。在此,发展乡村旅游不仅是一种发展经济的手段,更重要的是构筑乡村田园理想的契机,不是“旅游脱贫”、“旅游拉动相关产业的发展”、“旅游拉动内需”的政治理念和口号,而是一种人的社会活动方式的本质属性的追求和回归;它首先不是体验和感悟,而是构筑乡村“山水画、田园诗、文化歌、生活曲、梦幻情”之人类栖息地的梦想天堂。

至于怎样去具体实践这一理想,以怎样的模式构建这一梦想天堂,尚在进一步的调研和探索中。

参考文献

- [1] 冯乃康. 中国旅游文学论稿[M]. 北京: 旅游教育出版社,1995:2.
- [2] 刘方. 中国美学的基本精神及其现代意义[M]. 成都: 巴蜀书社,2003:194.
- [3] 常若松. 人类心灵的神话: 荣格的分析心理学[M]. 武汉: 湖北教育出版社,2001:2.
- [4] 海德格尔. 技术的追问[M]. 李小兵, 译. 北京: 东方出版社1995:167-170.
- [5] 彭兆荣. 旅游人类学视野下的“乡村旅游”[J]. 广西民族学院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7):6.